

Futurecast

How Superpowers, Popu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Live and Work



这是一张引领你迈向未来15年的宏伟蓝图！

金融危机肆虐、经济大萧条之后，全球未来的经济、政治将如何变化？

经济发展不平衡，内需亟待提振，中国将如何应对？

认清下一轮的全球发展趋势，是你迈向成功的基本前提！

下一轮 全球趋势

将决定你未来15年的世界

[美] 原商务部副部长 罗伯特·夏皮罗◎著
刘纯毅◎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下一轮全球趋势

[美] 原商务部副部长 罗伯特·夏皮罗◎著
刘纯毅◎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一轮全球趋势 / (美) 夏皮罗著; 刘纯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8

书名原文: Futurecast: How Superpowers, Popu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Live and Work

ISBN 978-7-5086-1587-5

I. 下… II. ①夏… ②刘… III. 世界经济-研究 IV. 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9976 号

Futurecast: How Superpowers, Popu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You Live and Work by
ROBERT SHAPIRO

Copyright © 2008 by St. Martin's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N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下一轮全球趋势

XIAYILUN QUANQIU QUSHI

著 者: [美] 罗伯特·夏皮罗

译 者: 刘纯毅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3419

书 号: ISBN 978-7-5086-1587-5 / F · 166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FUTURECAST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1
	人口变迁引发剧烈震荡	6
	全球经济的新图景	11
	地缘政治新格局	22
	创意创造财富	27
	医疗领域即将上演《完美风暴》	29
	能源争夺战	30
	两个变数	33
	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	36
第二章	人口大震荡	49
	世界人口面临挑战	51
	多国人口变迁浪潮	55
	生育低谷的代价：欧洲与日本的强劲经济增长将告终	64
	生育低谷的代价：政府养老体系面临财政危机	71
第三章	全球化	93
	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新发展	97
	全球化背景下的超强企业	103
	企业外包	116
	全球化对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的影响	125
	资本市场的全球化	131
	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	139
	全球化，路漫漫	146
第四章	中国与美国	149
	中国：勃勃生机	157
	美国：踌躇满志	169
	为什么不是俄罗斯或印度？	179

第五章	欧洲和日本	199
	欧洲的歧途	203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	211
	欧洲与日本的前途	217
	凯尔特之虎	225
	韩国：自力更生的典范	233
第六章	美国强权下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247
	全球化的影响	255
	超级强权	259
	美国独霸	265
	中国的思维	270
	谁能制约强权	275
第七章	即将到来的医疗、能源与全球环境危机	281
	各国医疗开销比较	287
	法国、德国及美国即将面临的医疗危机	294
	日本与英国的医疗危机	297
	中国版医疗危机	302
	世界能源问题	305
	石油冲击与能源安全	310
	中国与俄罗斯的石油政治	314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319
第八章	全球发展的变数	327
	恐怖主义变数：恐吓谁	331
	恐怖主义变数：怕什么	336
	科技变数：期待什么	350
	纳米技术与全球能源危机	351
	生物科技与医疗危机	355
	信息技术与全球化前景	358
	无法回避的未来	364
	致 谢	373

01

第一章

| 全球大蓝图 |

经济、政治、人口与能源的全球化效应

FUTURECAST

-
- ◆ 服务业跨国外包的唯一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因此，美国服务业外包商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各大公司则首选中欧地区。
 - ◆ 美日公司融入中国这类新兴市场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不仅提高了在中国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而且使得这些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也一样随之提高，这最终将改变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经济形态。
 - ◆ 中国是另一个能抓住全球化机遇而善加利用的主要经济体，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将会继续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向中国转移。就市场经济的自由程度而言，中国是唯一能与美国媲美的大国。到2020年，中国完全能够利用引进的资金、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发展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两大大经济体之一。
 - ◆ 至少在未来10年内，是中国和美国，而不是日本与欧洲，将占领全球化的两极。长期以来，由于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中国数以亿计的低薪熟练工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全世界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美国也将会拥有远多于日本和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劳动者和经理人，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庞大的全球化网络。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学、教育机构为依托，在不断涌现的新兴企业推动下，美国千千万万熟练工人、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们将会生产出世界同样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
-

10~15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会发生一些巨变。不论你从5岁幼童长成20岁青年，从25岁新婚燕尔到40岁步入中年，还是从50岁处于事业之巅到65岁为人祖父母，你的智力与体态、需求与愿望、环境与前景都会发生很大变化。15年内，一个社会发生的变化通常要比个人的变化小得多，因为社会发展往往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尽管偶尔发生的战争或经济泡沫等重大事件会迅速改变一个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但是只有那些极少出现的、超越任何国家或其领导人控制能力的更加深远、更为强大的力量，才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无论是新兴力量颠覆人们的生活方式，新兴技术取代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是一个超级大国骤然衰落，此类重大变革往往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然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以上三种结构性变革正在同步发生。

三种巨大的全球性力量正在重塑目前社会的发展形态。第一种力量是全球性人口变迁。过去半个世纪，所有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变迁。13世纪一场瘟疫夺走了1/4欧洲人口的性命，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又使得多个国家不计其数的年轻男子死于非命。然而，今天在大部分国家，伴随着老龄人口空前增多，相对就业人数空前减少，这

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这将对不同国家的发展速度、各国政府满足亿万新增老龄人口生活需要的基本能力两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种力量就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极其复杂的资金、资源、产品及消费需求的全局网络飞速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世界范围内贸易与交通突飞猛进的几个时期，其中尤以 17 世纪的航海探险和 19 世纪晚期电报及电力技术的传播最具代表性。如今，新兴信息技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影响，我们正经历着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变革。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 151 个成员国都已同意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这将使得我们所经历的变革范围更为广泛、程度更加深入。面对来自同时拥有先进技术和大量廉价熟练劳动力这一空前综合优势的中国及印度的激烈竞争，欧洲、日本及美国的大多数国民是生活幸福，还是勉强度日，这将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下找到繁荣经济的成功途径。

第三种力量来自苏联解体及其欧洲帝国土崩瓦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强大帝国及其意识形态的骤然瓦解，但是，只有当时世界上无可匹敌的罗马帝国的衰落才能与苏联这样一个军事、经济超级大国的解体相提并论。当然，罗马帝国的兴衰历程与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并不合拍。而且，以往帝国解体也没有导致今天所发生的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俄罗斯由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分摇身一变，成为动力超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性政治中心也从大西洋国家转向太平洋地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冷战及冷战思维已经随着苏联解体而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今后 15 年的地缘政治生态将由这些非凡变化共同主导。

这些发展变化及其综合与交互作用，必将对所有国家的发展进程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没有哪个国家或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当然，严格说来，这些发展变化并不能准确地决定某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今后 15 年，战争与结盟、繁荣与衰退、社会进步与暴力冲突还都会发生，它们无一不是起因于今天谁都无法预料的不计其数的国际决议和重大事件。

但是，无论世界未来的情形究竟如何，其发端与结局都将受到上述三种伟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个过程已经悄然展开。

这些力量作用强大，根源在于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过去几十年，数十亿人实行计划生育，这使得大部分国家人口结构随之逐渐改变，并由此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当代全球化发生、发展的根源及其并未半途而废的原因，都是基于类似的基本要素。今天我们知道，全球化源自以下因素：千千万万工商企业对海外出现的大量低薪熟练劳动力作出响应；发展中国家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吸引力不断加大；生产工艺取得突破，各大厂商得以在遍布全球的不同工厂生产零部件；信息技术广泛传播，管理、协调全球网络成为可能。美国取得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原因，不仅在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苏联解体，而且在于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比别国更加强大的决心持之以恒，以及日本和欧洲各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这些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就像能源一样，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

今后，面对这些历史性力量带来的巨大压力，任何国家都必须积极应对，舍此之外别无选择。世界各国可以制定政策，改变大多数国民和企业的行为方式，以此影响这些力量的作用方式。不过，需要假以时日，这些改变才能实现。至于对未来发展产生深层影响，那还需要更长时间——据我们的判断，至少需要 10~15 年。这些变化存在多种潜在可能，因而我们也就无法对从现在到 2020 年这个历史阶段作出准确预见。

比如，今后由于人口变迁的强大冲击，世界主要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重，各国的居民储蓄比例和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受影响，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将难以为继，这是无法改变的变化趋势。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需要放松移民限制，以此弥补生育低谷造成的劳工短缺，也要缩减国家养老及医疗保障，以保持其可持续性。如果这些改变很快实现——今天一点也看不到发生此类变化的迹象——未来 10 年，我们就能感受到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前期效果。类似地，法国、德国及日本现在就应该进行艰难的经济

改革，这是保障他们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更加成功地扮演各自角色的必要措施——法国起码已经在讨论这个话题了——但是，至少需要 10 年，才能见到改革措施对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国民收入水平及生产力发展程度产生实际效果。今后，假如中国出现严重社会动荡，延缓了现代化进程，或者美国转向经济闭锁，那么，中美两国在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形成的强大合力也会瓦解。不过，10 年之内，在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两国扮演的关键角色不大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在地缘政治方面，很多人相信，从现在开始，中国和欧盟都会永久性地把军费预算提高到现在的两倍甚至三倍。但实际上这不大可能，因为这样做会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让欧洲各国面临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压力雪上加霜。即使它们真的会这么做，依靠这种规模的军费预算，哪怕是在地区事务方面，要想具备成功挑战美国强权的军事实力，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展望未来一两代人的发展前景，可以预见许多国家必定发生深远变化。我们无法确切知道，2035 年或者 2050 年，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人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未来 10~15 年，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并存，唯一超级大国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果也将逐步显现，这些力量足够强大，以至于影响深远，无法改变，将为今后世界发展进程描绘出独一无二的全球蓝图。

人口变迁引发剧烈震荡

事实上，今天每个国家都在经历历史性的入口老龄化进程。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在增长。历史上，同一时期内，类似的人口结构变化只会偶尔发生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因为战争或瘟疫常常会夺走一部分年轻人的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的青年男子分别减

少了大约 10%，高达 300 多万。爆发于 1918~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波及十多个国家，据称导致 3 000 万人死亡，而死者主要集中在 15~35 岁这一年龄段。而这一次，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样，先是经历了超常的生育高峰，紧接着又迎来超常的生育低谷，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然而，这种人口变迁的成因及其导致的经济后果，在各国却又不尽相同。

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美国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亿万夫妇选择了晚婚晚育，而一旦世界重归和平，经济日趋繁荣，他们反而比上一代人更愿意多要孩子，由此形成了最初的生育高峰。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欠发达国家也迎来了生育高峰，不过其成因与发达国家并不一样。在这些国家，由于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新生儿成活率空前提高，因而出现了人口膨胀。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地区，人口膨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医学的进步正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1960~2000 年，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 7~13 年，65 岁以上老人平均活到 83~85 岁；而同一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差不多翻了一番，从 36 提高到了 70 岁。

然而，到了下一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妇女工作机会，不断增多，而婴儿养育开销却越来越高，再加上避孕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全世界妇女宁愿少生孩子。这一系列本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导致生育高峰戛然而止，其交互作用造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自 19 世纪早期开始形成的一代又一代稳定而有序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

一个家庭，如果夫妻双方几十年来的收入持续增长，然而，一方却在一夜之间丢了工作，而另一方又无计可施，结果会怎样呢？首先，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危机。日常饮食更加简单，度假次数越来越少，所开汽车越来越旧，抛锚频率越来越高，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教堂或学校助人为乐。最终，甚至婚姻也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宣告破裂，而这个家庭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其表现必然受到影响。

如果这种危机发生在一个国家，结果也是一样——那时，那些能为国家

提供从食品、药品到教育以至尖端武器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期待政府帮助的人却在持续增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的生活状况也会在各个方面的不断恶化。生产者越来越少，而接受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税收增加、投资减缓。投资减缓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变慢，甚至停滞不前，更糟的是税收还要不断提高。由于国民收入增速减缓，加上人们对提高税收的天然抵制，政府在国防、教育、医疗、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投资就会越来越少。

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可是我们并没能彻底预见由此导致的终极后果。自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著名的《人口论》开始，人们就一直担忧不已的是，人口膨胀，就像今天许多国家所经历的，会早在生育高峰出生的那批孩子成年之前，就已经造成国家资源匮乏、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现在已经少有人读，但是他的论断还是与很多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近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院与联合国共同发出警告：由于世界人口激增，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将会因此恶化。由约翰·洛克菲勒三世牵头的总统学者与公务员委员会也宣称：“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持续增长对国家并无益处，只有放缓增长步伐，实现人口零增长，才能争取时间解决由此累积的各种问题。”这些人与马尔萨斯一样，忽视了新技术创造新资源的巨大能量，低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人口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也不明白社会、经济本身具有应对形势变化的良好自我调节能力。

面临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的困境，每个家庭其实都可以有所作为。比如，父母可以重回学校，学习新技能，从而找到好工作；也可以联络兄弟姐妹，集中财力，同舟共济；或动员长辈削减医疗开支。尽管一个国家在这种处境下必须兼顾其他因素，不过也跟一个家庭一样，可以积极应变。在美国，整个社会已经掌握了新的应对本领：政府加大投入，企业家雄心勃勃，科学家兢兢业业，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因此，生产者虽然减少，生产力反而持续提高。中国同样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并且走得

更远。毛泽东之后中国新的领导人，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毅然开放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当今世界，美国、中国、大多数东亚国家及一些欧洲国家都在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投入，并且也都取消了对外国制造业的限制，实现了完全开放。

由于上述变化，美国制造业最终丧失了 1/3 的工作岗位，欧洲与日本也是一样。有所不同的是，欧洲与日本继续实行产业保护，而美国由于取消保护，制造业竞争更加激烈，工作压力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大批制造业工人转向其他行业。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应对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老退休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美国政府扩大边境开放，吸纳大量移民以补充劳动力，而其他发达国家则依然紧闭国门。在中国及东南亚，数以亿计的国民由于这些急剧变革失去了传统的谋生手段；而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亚洲地区新生儿的低死亡率导致了平均生育次数的减少，这又使得千千万万亚洲妇女选择外出工作。

一些国家因为政策得当，已经成功地把人口膨胀转化为经济奇迹。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国家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使国民身体素质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到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爱尔兰的生育高峰则比东亚及欧洲其他地区来得晚一些。自 90 年代早期开始，有“凯尔特之虎”之称的爱尔兰成为全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很多人把爱尔兰的这一经济成就归功于政府对外国 IT 企业降低税负、放松管制，但也有经济学家指出，80~90 年代进入市场的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劳动力为爱尔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 40% 的贡献。

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周期变化对国家政策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韩国、爱尔兰等小国，由于经济持续繁荣，即使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老退休，他们也会衣食无忧，然而，那些对人口增长没能因势利导的国家却是麻烦缠身。德国、法国、日本由于经济结构十分稳定，不太容易利用新技术创造新岗位，因而忽视了新增人口的就业需要，或者把他们当成负担，再

加上这些国家不欢迎外来劳动力，所以过去 15 年来，日本与大多欧洲国家都没能分享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未来 15 年，一旦这些国家的高峰人口大量退休，国民经济必将遭受重创，而少有回旋余地。拉美国家生育高峰出现较晚，现在正赶上大量劳动力涌入市场，这些国家应对后续问题虽然尚有时日，但其前景更加悲观。在拉美地区，由于军事独裁政权都不重视国民教育，拒不实行现代化政策，留给继任者的必然是经济增长迟缓、政局动荡不稳。

各国发生的这些变化，以及为此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正在对世界各地的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产生强烈冲击。在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劳动力已经因为生育低谷而开始持续萎缩。除非通过发展机器人技术造出大量机器人，否则，今后 15 年，单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就会降低储蓄，减少投资，全面影响经济发展。而在其他主要国家，劳动力会持续增加，但增速也会逐渐减缓，因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日本和欧洲所面临的问题，不过程度要温和得多。以美国为例，从现在到 2020 年，通过大量引进高素质移民可以大大缓和人口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东亚、东南亚，还有印度，这些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大幅改善医疗条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延长国民工作年限、提高生产力水平，以此化解生育低谷带来的种种问题。今后几年，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管是增多还是减少，高峰人口年老退休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显著的。未来 15 年内，上述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会达到 35%~60%，政府不得不因此提高税收以扩大公共支出，甚至为支付老年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而不得不面对巨额财政赤字。在这些国家，由于纳税人数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国民财富缩水，政治观点分歧日益加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最终难保不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全球经济的新图景

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已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这成为改变未来社会形态的第二个重要历史性因素。过去 30 年，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持续增长，增长速度达到各国国内贸易与投资总额增速的两倍，全球经济因而呈现全新气象。到 2020 年，欧洲人、美国人和亚洲人衣食用度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将主要来自那些发展速度快、工资水平低的国家，这些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波兰、罗马尼亚、突尼斯以及加纳等。在罗马尼亚，目前已经有雷诺、大宇以及克莱斯勒投资生产汽车，有惠普和 IBM 生产计算机零部件，而宝洁、高露洁和可口可乐也在这里大展宏图。欧美人喜欢的可口可乐、固特异轮胎、宝洁化妆品也很可能产自墨西哥的生产工厂；先锋食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及可口可乐公司也都在加纳投资生产。

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与政治家们开始谈论全球化。然而，追本溯源，全球化其实从 70 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发达国家内部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开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几百年的新特点。导致国际贸易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1971 年美国单方面终止“二战”之后形成的固定汇率机制。西方跨国公司因而第一次实现了海外利润的自由兑换，而货币汇率此后也随着市场需求而灵活浮动。改变国际贸易特点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就在同一时期把原油价格提高了 3 倍。各大公司在削减成本的同时，纷纷睁大眼睛，在那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因为在这些国家，除了石油，什么东西都比西方便宜得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海外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欧美公司大大拓展了海外事业。由于人口增多，医疗条件改善，教育程度提高，这些国家拥有了大量技术熟练而工资低廉的劳动力。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量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在整个东亚地区广设工厂，输入技术。由于投资转移，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丧

失大量的制造业岗位，而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奇迹却应运而生。

但是，那个年代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因为当时国际经济联系主要发生在两大阵营内部，而两个阵营之间少有往来。一个阵营称为“自由世界”，主要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要向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石油、矿石、食品等产品，而发达国家之间交易的主要是深加工的精细产品。另一个阵营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古巴，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模式与“自由世界”内部大体相当。在长达 50 年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彼此对立，经济上几无联系。

20 世纪 90 年代，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的彼此隔绝突然消除，改变了国际经济的基本形态。首先，1989 年苏联解体，欧美及日本的各大公司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和印度，而这两个国家当时正忙于解决大量新增人口的教育问题。对西方公司来说，不到 10 年时间，就获得了亿万劳动力资源，而其工资成本比雇佣本土工人，甚至比雇佣亚洲新兴国家和拉美国家工人低得出奇，这在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到 1990 年，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低薪熟练工人生产不出西方人肯买的产品，市场经济成了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唯一选择。于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主导全球谈判，建立了新的世界贸易组织。从技术上说，世界贸易组织只是取代了原来的关贸总协定，世界各国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为削减关税和配额已经谈判了 50 年。成立之初，世界贸易组织就雄心勃勃，目标远大，这是因为美国及克林顿总统坚信全球化潮流不可避免，全球性投资、全球性市场、全球性技术转移必将造福全球。

1995 年 1 月 1 日，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巴西、韩国、孟加拉国、肯尼亚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74 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首批成员。有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伊始即开展谈判，签署协定，协定涵盖各国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要求各成员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